

张氏父子之

第五卷

张作霖传奇

窦应泰 著

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他究竟凭借着什么出奇的本领，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得以由一介受抚养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直至跻身宦海，身居显位。由哨官、统领，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震威上将军、东北三省巡阅使，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称雄华北，问鼎中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张氏父子之

张作霖传奇

第五卷

窦应泰 著

张作霖这个出身绿林匪类的乱世枭雄，他究竟凭借着什么出奇的本领，能够在晚清民国那人才济济的官场之中，得以由一介受挑招安的胡匪而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直至跻身龙海，身居显位。由明官、统领，直升至奉天军务督办、震威上将军、东北三省巡阅使，成为能够左右东北政局的铁腕人物？甚至在各路军阀的通电拥戴下，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称雄华北、问鼎中原！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作霖传奇/窦应泰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5 (2006. 7 重印)

ISBN 7—80528—942—5

I. 张... II. 窦...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1655 号

张作霖传奇 (1—5 卷)

窦应泰 著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29.5 印张 503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140.00 元（全五册）

ISBN 7—80528—942—5

目 录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717)
第五十四章	谋划津门磨刀已霍霍 泄密沈阳寡断留隐患	(729)
第五十五章	摆酒饯行韩淑秀洒泪 拍案陈词郭松龄绝情	(741)
第五十六章	急电发沈城油浇火燃 夜车抵滦州哗变倒戈	(753)
第五十七章	王永江运筹大帅府 张学良夜赴葫芦岛	(765)
第五十八章	游说已晚隔海望孤岛 迫张就范日人签密约	(778)
第五十九章	博采众议劣势转优势 刚愎自用雄师成孤军	(790)
第六十章	郭松龄兵败白旗堡 张作霖施威老虎厅	(803)



张作霖传奇(第五卷)

第六十一章	游福陵萌生称霸心	
	放河灯遥祭壮士魂 (817)
第六十二章	王永江反战两辞职	
	张景惠衔命联直军 (830)
第六十三章	联吴讨冯南口决胜负	
	拉孙拢张蔡园当司令 (842)
第六十四章	汉口说项为解心头患	
	北京就职终圆帝王梦 (855)
第六十五章	乘人之危公使逼签约	
	软硬不吃大帅拒馈赠 (867)
第六十六章	沈阳城两路刺客合一	
	皇姑屯一代枭雄毙命 (882)

ZHANGZUOLINCHUANQI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乳白色房门推开了，一位日本女侍蹑足而入，恭恭敬敬地捧上一张名片。

韩淑秀接过名片，见上面烫金印有“国民军第二十师师长韩复榘”一行字。她疑惑地望望丈夫，郭松龄也觉十分意外。几天以前，他和国民军的首席代表韩复榘，曾经在北海道的日军秋操演练场上，匆匆地见过一面。但是，郭松龄与这位河北霸县司书出身的韩复榘，并无任何交往。现在他突然到帝国饭店造访，莫非有什么企图吗？韩淑秀见丈夫举棋不定，问道：“还是不见了吧？”郭松龄略一沉吟，决然地对日本女侍吩咐：“他来得正好，请！”



须臾，在郭松龄和韩淑秀面前，出现了一位身着戎装，长方脸，扫帚眉，魁梧剽悍的军官，他就是冯玉祥的得意门生韩复榘。韩复榘向郭敬，军礼，说：“茂辰兄！我是代表冯玉祥将军来向你问好的！”两人分宾主落座，韩淑秀急忙布置茶点，之后她知趣地退出了房间。当客房里只剩下郭松龄和韩复榘后，韩复榘诚挚地笑道：“茂辰将军，你我虽无交往，可您的大名却早已贯耳。连冯玉祥将军也对您景仰已久呀！”郭松龄连地摆手说：

“不敢当！不敢当！”

韩复榘道：“冯将军常与我们谈起您来，知您素有改革大志。早年曾随朱庆澜到过四川，参加过辛亥保路风潮，又在广东受中山先生影响。听说你1920年与张学良一起去吉林剿匪，一面坡一战，崭露头角。第二次直奉战是你一举攻下芳胜，就连日本人的报纸也吹你是‘攻下芳胜之勇将郭松龄’嘛！哈哈……”

“韩师长过奖了！”郭松龄连连摇手制止韩的吹捧，说：“其实我在东北军里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韩复榘十分机敏，他从郭松龄的口气里已听出他的牢骚，却不说破。继续吹捧道：“听说郭将军虽然生在旧军队里，却极其憎恶旧军队的恶习。你素有改革旧军队之志，将来必是大有作为！”郭松龄啜口茶，喟然长叹道：“韩师长有所不知，改革东北军谈何容易？我虽有此心，却也孤掌难鸣！当然少帅助我，可东北军内士官派根深蒂固，连张大帅也不支持他的儿子，至于我那就更无能为力了！……”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韩复榘见郭松龄言语闪烁，神情抑郁，便旁敲侧击地说：“过去久闻张作霖善用将才，现在一看也不过如此！像郭将军这样大智大勇的人，为何不能人尽其才呢？……”郭松龄被韩复榘一句话捅到心内痛处，一腔热血涌上了头颅，他脸颊涨红了，说：“韩师长，我郭茂辰决非小肚鸡肠的势利小人。两次直奉战争，我为张大帅效尽犬马之劳，可在讨直胜利后，张作霖却向无功之将封官晋爵，我郭茂辰不为所动。我视功名利禄如浮云！但是，我姓郭的到底是五尺男儿，目睹国家日益沦丧，战争四起的状况，看看人家日本人的军事，我又怎不脸红呢？”在郭松龄的眼前，又浮现出操练场上，列成方阵的日本士官生队伍。军旗猎猎，战号嘹亮。日本官兵持枪拼杀，喊声如雷。他激愤地站起来，大步地在猩红地毯上踱步。忽然，郭松龄转身面向呆然默坐的韩复榘，大声地说道：“日军为何这么强大，野心勃勃？那是因为他们有一颗视死如归的心！可我们奉系日渐衰落，士气不振，腐败堕落。究其因由，不外是张作霖的骄横好战，听信群小谗言所致。如果继续久战不歇，一味试图称霸关外，迟早有一天，东北军要毁于他手。如今他又要打内战，我……”

韩复榘听了郭松龄这番激愤之辞，暗吃一惊。他见郭的这种神情，情知话里有话，索性追问：“又要打内战？郭将军，我实在不明白，东北军第二次出关与直系接火，现正应养精蓄锐，重整旗鼓，怎能喘息未定，又要开战？这不是说笑话吗？我以为张大帅决非是这样的人！”



郭松龄道，“韩师长，你我交浅言重，我不能不告诉你。张雨亭现在与日本签订密约，意欲以二十一条为代价，获取军火，再向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开火！……”

“啊？”韩复榘大惊，额上沁出了冷汗。“韩师长！你不要怕！现在东北军的大部兵力，全操我手里！”郭松龄严峻地说：

“如今国家已危殆到这种地步，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东北军内部士气低落，厌恶战争。张作霖为了个人争夺疆土，不惜出卖国家，投靠日本。他这样一意孤行，我郭茂辰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我是国家的军人，决不是哪一个人的私人走狗。张作霖如真命令我去向冯将军的国民军开战，我到危急时刻，万不得已，只得反戈一击，向他张作霖开火！……”

“郭将军！”韩复榘听了郭一番掷地有声的慷慨之词，先是震惊，后是感动。他紧紧将郭松龄拥抱住，激动地说道：“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郭将军，听你这大义凛然之词，我甚为感动。现在张作霖已磨刀霍霍，准备向我国民军开枪，幸好在东京遇上了你。我再次代表冯玉祥将军感激你的真诚，请受我一拜！”说着，韩复榘“扑通”跪倒在地上。

“韩师长，你……”郭松龄急忙俯身，双手扶起了韩复榘，颇为机密地叮嘱他说：“我有一句话你回去后，千万转达冯将军。只是此事关系重大，你要严守机密！……”韩复榘道：“郭将军，我是行伍出身，愿以我的头颅担保！有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话您尽管直说！……”

郭松龄道：“张作霖祸国殃民，积怨深重。此次他又卖国求荣，意欲扩张野心。如他命令我部向国民军进攻，请你代我转告冯将军，我决不向贵军开一枪！”韩复榘说：“好！郭将军，敝人对您的人格十分敬重。回国以后，我一定将您的意思转告冯将军。再商量进一步的办法。你今日所言，字句铿锵。我一定会严守机密，请郭将军放心！”两人在灯下喁喁细语，越谈越投机，不觉已近黎明时分。

在东京观看秋操以后，郭松龄偕夫人来到日本古都——京都游览。正是仲秋时节，景色宜人。郭松龄忘却了烦恼，迷恋着日本巍峨雄浑的古建筑。在紫宸殿和清凉殿、夜御殿、春兴殿等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娓娓不休地向韩淑秀介绍这些幕府时期的将军府邸以及20世纪幕府和丰田秀臣之间的夺权斗争。在京都滞留的几天中，他们游历了清水寺和二条城。郭松龄和韩淑秀十分惬意，他们深为京都这座千年古城瑰丽的古代建筑所倾倒。完全忘却了沈阳派系之争带给他的烦恼。这一日他们夫妇刚回到旅馆，发现客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风尘仆仆，穿灰布大褂，郭松龄仔细看时才认出是张学良的副官谭海。两人异国相见，且惊且喜。韩淑秀泡上茶后，郭松龄问谭海说：

“你为何事来日本？”谭海说：“少帅收到你的电报后，就派我带一封信直来日本。”郭松龄拆阅一看，见信上果然是张学良的手迹：“茂辰吾兄：盼以大局为重，见信后即行



回沈，一切宜从长计议。勿延缓。……”

是夜，郭松龄和韩淑秀彻夜未眠。究竟是留在日本继续考察军事，还是马上返回沈阳，协助张学良去筹办第三军团？夫妇俩各执己见，相争不下。争到最后，郭松龄说：“淑秀，不管张作霖待我如何，仅凭张汉卿待我的一片真诚，也应返回沈阳再说！”韩淑秀见丈夫心坚如铁，也不再强劝。十月二十四日，郭松龄和韩淑秀便匆匆离开日本，搭船返回了古城沈阳。

次日傍晚，张学良乘汽车来到水簸箕胡同郭公馆，邀他一同去大帅府里面见张作霖。

“先等一等，我有几句话要说！”张学良见韩淑秀在客厅里点了灯盏，斟上香茗，决心与郭松龄谈一谈，他说：“茂辰兄！日本的快报上，登出了你在东京与陆大学生的讲话。不瞒你说，杨宇霆见了那报纸，便交给了老帅！气得他拍桌子骂，责怪我当初不该让你去日本！唉！”郭松龄冷笑：“既然如此，大帅今晚是要臭骂我一顿吗？我真不知什么话让他老人家不高兴？”张学良说：“你可能说过那样的话：‘自民国以来各派首脑争权夺势，抢占地盘。外靠美日列强，内则横征暴敛，不顾人民死活。扩充军队，连年内战不休，致使中原大好之地十室九空？’”

郭松龄点点头道：“是有这话。我还说：‘松龄素主停止内战，建设国家，富强军队，一致对外。此次回国，我要将此种主张向当局陈述利害。汉卿，莫非我说的不对吗？’”张学良说：

“你说得很对！那也是我心里的话。我常对别人说：我就是郭松龄，郭松龄就是我！但是，却有人大为反感呀！……”

“汉卿！”郭松龄苦笑着摇头叹息说：“可惜我在东京的那些话，说得激昂慷慨，回沈阳一看，又不能不令人心凉。纵然有精忠报国的宏愿，也怕难以实现呀！……”张学良说：“你又何必如此悲观？只要你我两人团结，组建好第三军团，日后还怕没有改革东北军的机会？”郭松龄见张学良说得如此轻松，长长地叹息一声说：“汉卿，改革奉系，实乃困难之举！我统观全局，不能不灰心丧气！你看，现在奉系内部无疑形成了三派势力呀！”

张学良一怔：“怎么是三派？”郭松龄道：“当然是三派！一派是以总参议杨宇霆为首，就称他日本陆军士官派吧。这派势力目前在奉系中最为得势。杨宇霆虽不握有兵权，却极善于阿谀逢迎，由于在早年为老帅干过几件漂亮事，所以深得老帅的倚重。杨宇霆联络姜登选和韩麟春，鼓动扩军、好战，共同的目的在于问鼎中原，适机夺全国的政权。不可忽视的是，杨宇霆等人的好战恰好迎合了张大帅的心思。这是最为可怕的！”

张学良困惑不解，目光定定地望着挚友说：“那么第二派又是谁呢？”郭松龄说：“当然是绿林行武派！依我观之，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都是这派势力的代表。这些人大多绿林胡匪出身，他们互相结党，或结亲拉友，或封官许愿。不可小视呀！这股力量因他们在奉系内部根深蒂固，



上上下下都有人马，所以形成了奉系力量的核心。汉卿，我们总该要面对现实，与这两股势力相比，以你我为代表的新兴陆大派，实质上最年轻，也是实力较小的一派势力啊！因此我每想到这里，就更加感到改革东北军是很难的了！”

张学良默然，埋头地品着茶。他没想到郭松龄将奉系内部的矛盾看得那么透彻，分析得如此精深。但他对郭的分析也有保留，一挥手打断了郭的话，说：“你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观点，我决不苟同。茂辰兄，你为什么要把陆大派说得一无是处呢！难道你就没看到我们是今天日渐强大的新派力量吗？世上万物，总要新陈代谢！老派尽管目前还很强大，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改革东北军的设想，会得到大帅的理解和支持。到那时我不信你的设想达不到！……”

郭松龄见张学良固执己见，嘿嘿冷笑一阵说：“恕我直言，实在担心你张汉卿有一日也要让杨宇霆软化的呀！”张学良道：

“软化？那真可笑！谁敢软化我呢？”郭松龄说：“现在杨宇霆手里虽无兵权，可他却采取了包围大帅，控制少帅的手段，来扩充自己！不信吗？姜登选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没黑没白的拉你到他公馆里打麻将？韩麟春为什么老请你喝酒？一个军人，怎么可以欲望无度，花天酒地呢？”

张学良的心被他刺疼了，霍地冲动站起来，欲怒又止：“你……”郭松龄将他按坐在椅子上，道：“汉卿！忠言逆

耳！我是格外担心你呀……”张学良拍胸道：“你这是信不过我！茂辰，我张汉卿虽生性好玩好动，可我决不糊涂嘛！……”

张学良见郭松龄冲向他冷笑，激动地说道：“改革东北军，乃是我张汉卿毕生之志，岂能半途而废？我深知你爱国思想浓厚，民族意识强烈，恨不得一日之间就将奉军内的污秽铲除干净。可是，这绝非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汉卿我又何尝不想快刀斩乱麻？可是欲实现这一宏愿，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才行！”

郭松龄见他的激将之法奏效，张学良的话使他心里有底，才笑道：“只要你有雄心壮志，我就放心了！汉卿，你把我从日本催回来，到底为了何事呢？”张学良呷口茶说：“我叫你回来，专为商量成立第三军团的事宜。茂辰兄，我已请示了大帅，决定要三军团统辖三军：姜登选的第八军、韩麟春的第九军和你我指挥的第十军。这次编组，全由你来主持，这是大帅的意思！”

郭松龄深感事情严重，但还是应允：“你放心，我在沈阳小住几日，马上就去滦州！”

两个人商议已定，便出门乘上汽车，从水簸箕胡同出来，直驶向大南门张氏帅府。

大青楼内灯火通明。门外肃立着荷枪的侍卫。一个秘书早在台阶下恭候，见张学良陪着郭松龄深夜赶来，急忙上前说：“大帅已在客厅里等了多时！”张学良应了一声，便偕郭松龄走进老虎厅东侧的第一会客厅。见张作霖穿着



绸面短褂，灯笼裤，正在那地毯上往来地焦灼踱步，忽见郭松龄在门前向他恭恭敬敬地敬个军礼，连忙迎上去：“嗨呀！郭茂辰！可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如你再不回来，我张雨亭真要亲自给你拍电报下命令啦！……”

“大帅！茂辰在东京观看秋操后，本想接电即归，谁知害上了一场病。”张学良和郭松龄落座后，少帅代为解释说。“不管怎么说！你回来就好！”张作霖平日见到郭松龄，总是不冷不热，今晚相见，却是显得格外热情，亲自为郭斟上茶水，道：“茂辰，日本的秋操看得怎么样啊？”

“回大帅的话，”郭松龄侃侃而谈：“茂辰在北海道亲自观看秋操，见日本虽为弹丸小国，但士气异常高昂。他们的每个将士都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武士道精神。几场操演，士兵不叫苦，虽体力消耗过大，但队列齐整，操练有条不紊！完全可以看出大和民族确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依茂辰观之，也没什么可怕的。日本军部每年都邀请我们看操，除炫耀武力之外，也有一种恫吓的用意。因此我建议以后对这种不友好的邀请，倒应该以礼婉谢！……”

“好啊！有志气！”张作霖向郭松龄连翘拇指，说：“汉卿你做得对呀！就该让郭茂辰这样有胆有识的军人去日本！你看他刚才那番话多有见地，他既见识了人家日本的军力，又不被人家的强大所吓倒！茂辰真是不虚此行！……”

郭松龄坐在那里暗暗地吃惊。他刚才已从张学良口中得知张作霖对他东渡扶桑所持的反感态度。如今见面非但不见张作霖的指责痛骂，反倒没事人一般地对他大吹特捧。

第五十三章 韩复榘深夜探虚实 郭松龄曲意表忠诚

郭松龄心中越加反感，但却忍住怒火，面上故作平静，只是问：“不知此次大帅急召茂辰回沈，有何事指示吩咐？”张作霖略一沉吟，说道：“茂辰！我张雨亭早知你是个将才！当初你从广东回来那时，我就认出你是个有才有胆的可用之才，所以才委你到讲武堂当教官！后来经汉卿向我推荐，说郭教官人才难得！我就更加提拔你！你可还不知道吧？你刚从广东回来时，也不过是个少校军衔！可如今你已当上了军长！这些年你出息得挺快呀！……”

郭松龄心里恼恨，但却堆出满脸笑容说：“多谢大帅提携！”张作霖道：“当然要提携！前次我们跟南边吴子玉打仗，我就趁机让你给汉卿当助手，当了副军长！那会你打得不赖呀！听说九门口那场硬仗，多亏你来指挥，才将直军打得落花流水！所以这一回，我就又想到了你！才发电报叫你马上回沈阳！……”

郭松龄听了，气得心里怦怦乱跳。张作霖的话又勾起他几分辛酸，两次奉直大战他出力最多，可到分派地盘时却将他丢忘在一边。郭松龄有心当面发作质问，但见有张学良在场，只得忍住愤懑，强颜欢笑地故作洗耳恭听的神态，说：“大帅可还没说此次的任务呢！”

“茂辰，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张作霖望望张学良，颇为郑重地说：“如今孙传芳在南方，已串通了五省的督军，拉着大队人马要向北进犯。不用说，姓孙的是冲着我张雨亭来的！就为这个，我决定来个水来未先叠坝！如今我深思熟虑，觉得咱们奉军里，也只有你能替我挑大梁！”



张作霖传奇(第五卷)

所以我才决定由你替我尽快地筹办第三军团！懂吗？我要把全奉军的主力交给你，让姜登选和韩麟春的两个军，也归你和汉卿调动，准备打个硬仗！茂辰，怎么样？你敢不敢接这个任务？……”

“大帅！我当然敢！”郭松龄站起身来，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大帅信我，我郭茂辰情愿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呀！……”

“那好！我就把兵权都交给你！”张作霖上前拍拍郭松龄的肩头，说道：“为防止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你马上到滦州去集结兵力，然后再将组建成的三军团分布在津京一线，以防患于未然！至于何时开战，只等我张雨亭视情况再发命令！……”郭松龄说道：“大帅只管放心，有我郭茂辰在，保咱东三省万无一失！……”